



評苑
改正

文選旁訓大全

十二

流
水
四

16
2527
7



和 16
2537
10-7

七
十卷之内

蓮子壽
具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

欽差提督紫荊等關易州兵備副使信安四泉余國賓總閱

保定府知府新城縣學王象乾刪訂

獄中上書自明

陽以吳主不可說去之梁從弟
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

於王王下陽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
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大白魚鼻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

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

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秦使自起伐
趙破長軍欽
遂滅趙遣衛
侯斯書事不成
其精誠上達於
天故太白為之
食卵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藏貝靜子氏

○王春齊臣也
自齊亡之魏齊
伐魏齊宜城謂
齊將曰今君之
來不與以者故
也義不苟生以
為魏齊遂過
齊兵遂却

○蘇秦自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柱而
死

悟也願大主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
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伴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
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
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
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
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

○范雎
大夫須賈使魏
齊襄王賜唯金
十斤及半酒賈
以為持魏國陰
事告齊以在魏
相魏之諸公子
魏齊遂使八等
擊雎於胸指其
睪得由亡入秦
為應侯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以馱良馬名騏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
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者同馬喜膺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
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淵之
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
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一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

呂氏春秋曰
是主闇闇欲殺
王子慶忌而離
曰誠助也請必
能是主曰諾明
且也罪焉執其
妻子燔而揚其
灰

賢良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贖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

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砥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已。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學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誦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誦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

列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

妻无所居也

食牛馬器也

按近語

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責直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轉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乎涉豐草馳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納

枚乘

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拜弘農都尉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夫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擣而絕手可擣而拔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
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王熟計而身行
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見錯為御史大夫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舉兵反以誅吳錯為

名漢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荊楚之塞東
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
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

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
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荊楚此其與秦
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下讒諛之臣
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
與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
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
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
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矧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

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
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
好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死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又
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
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
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
王之都割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
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
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

許慎曰廢於
養婦姑無有
殺以誣寡
婦婦不能自解
故帝貴矣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非地子高宿左
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請建平王上書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淮南
兗州廣陵令郭泰之得罪群連
淹繫州獄上書景
刺覽書即出之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荆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
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
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
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今乃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必加憐察下官本蓬
蒿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詞書以驚愚進不

①抱朴子軍術
曰大將軍當
察其官視其
官就三居五
為死三為生能
知三五橫行天
下
②漢書直不
疑事文帝其同
舍有歸詠詩
其同舍即金也
而同舍即豐
意疑不疑謝
者之買金後
告歸者至而歸
金忘金即大慙
③後漢書第
孟節字伯魚舉
孝廉神識淵
長後從王朝京
師得命成論
謂曰卿為吏第
婦必不遇從凡

名聲於天下曰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
殿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荷禁者乎竊慕木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
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
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劔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
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軼迹墜昭憲身陷幽圜履影
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
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
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披心泣盡
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

飯中亦有之
對曰臣三聖
皆無心少遭
亂實不意過
食帝大笑也
景公曰於梧丘
夜坐聽琴見子
丈夫精從穉無
罪八問晏子曰
昔先公魯公出
用有說文夫來
穆歎悲期六
頭而並之命曰
丈夫在命人相
之至頭且在公
令有者非之思
及有骨故云不
獨沈音也
④後漢書第
楊廣信等獲
娥行宿高所
與為事長所殺

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
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
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力之利
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
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
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來遷下室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舜祿而不返接輿
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
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
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

取其財物埋於樓之安州刺史周徽行部至魏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寃曰妾夫至死為長所殺埋井中故掘之泉然

之士平左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
西海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
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愧於沈首鳴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類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梁武詔助曰聊為七夕詩五韻往不近詠歌卿
雖訥於言而辨於才可即付使者 任昉
臣昉啓奉敕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託情風行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
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

逢且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翼徐
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
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鄙鄙已彰臨
啓慙慙罔識所冀謹啓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啓 彬字士蔚官至
彬字士蔚官至
彬字士蔚官至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坐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

世質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孤克成穴
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
於方今壹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
於晉典推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
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大傅固辭奪禮啓

明為尚書殿十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

月單衫廬下墓側蕭時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將軍再三固辭蕭見其辭切亦不能

任昉

昉啓近啓歸詆庶諒窮款奉被還肯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且昉於品庶示均鎔造于祿祈榮更為自拔

史記趙將使趙將將其母上書曰不可使趙將其母之語大與母曰終道之即有下福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志曰太祖今日自命將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共諸將出征敗軍者按罪失利者免官也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
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
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冥酹不親如在安
寄晨暮寂寥闕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濡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
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
情謹以啓事陳聞

彈事類

奏彈曹景宗

梁高祖位昉為使郎即遷中丞有此奏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綬屣步無却顧
恐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

平定房州

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助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黠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閭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是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蟬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

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相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遽茲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覲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畧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怒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
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
免景宗所居宮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
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
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明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內謹案以下等語昭明已刪而舊本
欲應彈辭乃存全文似贅今照註例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
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
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
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
並已入教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
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度息師利去歲
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
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
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

夫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
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訖狀
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下父興道先
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太息寅寅云
後第一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使留自使婢姊及
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
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
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
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
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

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
整疑已死已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
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
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
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
婢采音劉整兄寅弟一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一日忽往
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
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簾范送米六
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
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

請如例請...

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
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
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
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
賁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
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
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
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見龍牽
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
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

後漢書曰薛
苞字孟嘗好學
篤行弟子求分
異居包不能止
乃其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婦曰
與我共事又若
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蕪者曰
吾少時所治意
所趨也器物取
朽敗者曰我老
所服食身之所
安後徵拜待中
③東觀漢書曰
高鳳字文通南
陽人也鳳年老
名聲著聞太守
連召請恐不得
竟自言鳳本平
家不應為吏又
詐與寡嫂詐訟
遂不往

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
若輒略兄干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
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絙應洗之源委之獄官
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郎主臣謹案新除中軍
參軍臣劉整間闕闕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
紈袴惡績纍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
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
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做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
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楷
惟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平定秀州大...

十五

風月反

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諸所連連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
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
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連請不足申盡臣叻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以聞

秦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舜霍不婚垂稱往列若乃
交二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
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

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以祖尊之高門族子而取財利有無商賈之道

嬖婬淪雜罔計厥庶取

鸞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

世業可懷樂卻之家前微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阜

隸結福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

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陛下所以負褒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

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盡犬猷風聞

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曾實參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

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

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
 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
 族寵奮胤冑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
 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
 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
 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
 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
 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
 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
 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

憲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
 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
 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蕪雜聞之前典豈有六
 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此風弗剪其
 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虛宜實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
 云

成類

答臨淄侯成

書在後而答反在前者以從成列故也後吳質答魏太子書放

例

楊脩

脩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總知外內事

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之交好是時臨淄侯曹植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答成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爾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

情深取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

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

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

發且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舍王

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

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

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

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

矣是以對鵞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

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刑定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稱

百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

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

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疇為皆有譽

詩苑傳評太生卷之五

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宋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眵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宜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南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

欽處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繁欽

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稱遷至丞相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

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白故共觀

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

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

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

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

時日在西隅涼風拂柀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

觀者俯聽莫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妯娌

或說文曰嬀字或作妯古字假用妯子也切

左驥史妯娌

樂人名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命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歲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與事速訖旋侍光塵萬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主牋 東阿主曹植也

陳琳 琳字孔璋廣

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曹操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歟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越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

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懼載笑欲罷不能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才為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

東林劉貞

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
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
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
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
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
於同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
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
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
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
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

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
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
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剖裂之用也不勝
懷懷敬負以來命備來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質遷元城令之官過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矚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
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
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
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

謝安傳

卷之十一

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嗚
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
鄙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
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
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畝。女工吟詠於機
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
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慍慍有
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
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

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詎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
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覲。不敢多云。實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 冲字文和。榮陽人。地位至大。傳魏封同馬。昭為晉主。備禮。

九錫。昭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請。府勸進。籍為其辭。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
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
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
磻磯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

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况自先相國
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
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
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備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
苛惠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
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
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
此內外協同靡訾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
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

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
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
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世祖勅 眇可還都遷新

安主中軍記室牋

謝眇

故吏文學謝眇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眇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眇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鴦
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
東或以鳴嗚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翻似

秋帶眺實庸流行能無弄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裹采
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
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楮日戔後乘載脂榮立府
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淡撫臆論報早誓肌膚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解方春旅融先謝清切藩
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艫於春渚朱
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箚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
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
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齊宣德皇后令以蕭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明為同馬

下記室明到官而謝之

任助

記室參軍事任助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叨受教
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為恩眄睠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
所肯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
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
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
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
此魚自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

猶拏觸也

任助

戶主百其武
 主崩成手好周
 公踐東官履
 乘石假為天子
 乘石王所登馬
 軍之石也
 文王至極漢
 漢尚約於
 崖至其日地聖
 公七年乃今見
 光景于斯堂
 變名谷自嘉
 得玉璜
 良春秋曰
 范氏亡有得夫
 鐘者欲為是
 則大鐘不可負
 以椎毀之鐘悅
 然有音也又聞
 之而奪已還掩
 其耳惡聞也
 亦由此也

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請廳
 奉白，賤謝聞，叨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賤今上謂肅衍也齊帝寶融詔

是存長史王瑩等勸進衍猶謙讓
 未許瑩等又賤並任助之辭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播紳顒

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

夫之小節，是以履屨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大

公不以為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

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鼎

爾，救宋重抵，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感甚盜鐘功

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

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

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柁，罄圖效祉，山

戎孤竹，東馬景從，代罪弔民，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

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不習，孫吳遺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

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

實有愚誠，不在控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

望

奏記類 奏記請蔣公大尉蕭濟聞籍有才備而辟之

籍請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

秦書

得記欣然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大
怒於是鄉親共喻籍乃就吏後謝病歸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
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
下走為首于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鄉子居黍谷
之陰而昭主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
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
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書類

答蘇武書

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入出塞
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

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
李陵 陵字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
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
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韋韜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
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
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

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
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
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
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
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勿
到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
攘臂忍辱輒復有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概令人悲增切怛耳嗟乎予
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疆胡
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
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閔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
堪矣劔刃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
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
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
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

曹沫為魯將
與齊戰三戰正
其懼齊敵遂
邑之地以和猶
復以為將齊相
公詐與魯會事
柯相公與莊公
既盟手壇上曹
沫以匕首劫相
公曰及所侵地
相公許之遂得
其地是報魯國
之羞也

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
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
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
寧有背君親拍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為也
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
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
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
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

評苑傳謂大金卷之十一

二十七

○下年謂下世
在武留白故元
十九歲始以強
壯出及還弱質
髮甚白

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鼂錯受戮
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
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
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
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
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下年奉使
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

謂母也

子卿婦再嫁也

宋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生乎陵
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
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
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食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
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
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
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
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
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
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
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
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遷既被刑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與書責以進賢

之義遷報

司馬遷

遷字子長初為太史令

太史公牛馬走同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
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鷲亦
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

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
 用女為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
 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
 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無須臾之間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
 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
 左右則長逝者竟鬼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
 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
 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
 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寒心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同子參乘衣赭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
 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
 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
 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
之隸在闕事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
廷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
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所思
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
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

○當去善 陵軍
兵少所殺匈奴
倍多故曰過當
當敵也

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
人自守奇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
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
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
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糧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
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洟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澹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驢眦之辭未能盡明明

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得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

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

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繼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叙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文。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代之言。章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

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
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
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
鄙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
祇足取辱耳要之死且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
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會宗與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官
遂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友人孫
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乃作此書報之辭
氣怨激在 楊憚 憚字子幼華陰人也為
以賈禍 帝侍散騎封通平侯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
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以哀其愚
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
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
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左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任在
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

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
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盛憲字孝章早舉孝廉補尚書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之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後憲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深心之融憂其不免乃與操書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所害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一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

戰國策郭槐謂燕昭王臣聞古之介君有節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道使者賞千金之貨於市也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君大怒曰所求者不買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使者對曰死馬尚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

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蹙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兵於是暮年
而千里馬至者
三焉

評苑傳言大全卷之十一

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淵欲收士心辟召州中王
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贖其妻子
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置官
屬以費軍資不從其令淵密奏寵遣吏迎妻
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
意計難量寵既積怨遂大
怒舉兵攻淵淵引以書責之

朱浮

浮字叔元初從光武拜大司馬佐
簿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大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劑也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
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詰闕自陳
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
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三級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自舉措
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臬鴟之逆謀捐

評苑傳言大全卷之十一

三十七

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

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文帝弟

鄴護還書與子盛稱彼方士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為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麈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

險固四嶽九川之險也三塗山名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

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曾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

亦豐太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

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

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

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

以不敵哉。昔鬼方言白奴也，言其方別是北也孽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皆下

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

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風

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

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

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鰲，猶無所救。竊又

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

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

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

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

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

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

孟子淳子說
曰昔者約處其
而西河善誦綿
駒處高唐而登
右善歌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一
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
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
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絲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
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
家丘謂為衛人是何言歟夫駮驥垂耳於坵牧鴻雀戢
翼於汗池藁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
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備
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駟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蒙也共
白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終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二

欽差提督紫荊等關易州兵備副使信安四泉余國寶總閱

保定府知府新城縣守王象乾剛訂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瑀字元瑜 掾為司空召為軍謀
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
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
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遺望於無異盧綰嫌
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二

漢書曰水浮
為幽州牧秦
陽守彭寵
奔表不迎
遂反
戰國策蘇秦
為楚合從說韓
王曰臣聞鄙諺
曰寧為雞口不
為牛後今西面
交臂而臣事秦
何以異於牛後
也夫以大王之賢
挾強韓之名
臣竊為大王羞
之王忿然作色
攘臂按劍仰
天曰寡人雖死
其不事秦

如骨肉割投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過
劉獲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
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
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
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
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發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
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失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
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

鄭武公伐胡
先以其子
君以定其
後群臣言
者殺之曰
弟之國也
為伐之胡
謂鄭之親
遂不備鄭
於是龍取也

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
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授生隙常恐海
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
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
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
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
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
已分我盡與君其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
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

平在旁州人金卷之十一

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
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
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
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
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
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
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小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
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

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二
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
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
脅重敵入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
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
之策隗躡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
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
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
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

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彼
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
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
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
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
豫章踰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
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
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
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

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
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
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至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
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
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筆順耳。馳騁北場。旅
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

善本無二字

吳質字

詩曰願言思子

善本無二字

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恭從無聲清風夜
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
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
為異物每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雅窟紀時景風扇物
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
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
山猶歎其遠况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

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
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
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
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
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自而此諸子化
為薰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
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
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
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

徐幹字

應璉字

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
子之文對之拔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陳琳孔璋章表殊健
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
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
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
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
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儔也今之
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
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眠
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

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
之齊矣以大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
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
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
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
敘心丕白

與鍾大理書

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時
帝為太子以從征在孟津聞繇有
王玨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淄侯
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乃作書謝繇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璠
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

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
節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
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
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逸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
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
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升會當自白書
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
旨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
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
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

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
一篇以讚揚屢實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書論諸人優劣 曹植

隨侯見大蛇傷其以藥傅塗之後此於大江中明珠以報之因且隨侯之珠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乏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
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

善作軒

紘

璋之才不闕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
 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
 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
 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
 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入通流至於制春
 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

戰國策自晉
 平公得南威三
 日不聽朝遂推
 而遠之曰後世
 必有以色賞
 者

○曰春秋秋首
 有人身其真妻
 妾親戚無能與
 居此人自居於
 海畔海畔有人
 悅其真妻妾
 隨之

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
 章辨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
 且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
 氏今之伸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
 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
 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
 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
 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
 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
 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

齊有稷城門
 魯連曰知先生之言有秋景音人皆慕之臣於是持易業終身不談也

評苑仿讀大全卷之十一

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
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
庶宮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
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
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譙飲彌日
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
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

備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
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
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渭
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
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面有逸景
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
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
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
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
之也可令憲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

①墨翟不為樂
而朝歌非效樂
何謂過之而過
車是其意不知
五百之蔽也

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
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
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
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
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
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
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
聞。曹植白。

答東阿主書

東阿主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賦發。由伸紙。是何文來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遷迤也。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
千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
之富也。誠以身賤。大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
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
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
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
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
胷臆。懷眷而恂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
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

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
天思投印釋鞬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
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
側斯盛德之所昭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
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
左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
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
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文所答賦辭醜義陋申

乏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
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
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
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
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
敢繁詞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滿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公琰前
日曾過瓌至明日瓌欲遣書謝直

公琰又使人來召瓌
瓌事不得往故為報

應瓌

④說北日密子
賤將通單父
陽直謂賤曰
吾少賤無以送
道夫投綸羅
迎而吸之者揚
鑄也其為魚味
薄而不美甚
若存若食其
食者鮓其為魚
博而厚味子賤
至單父冠蓋迎
之者父按於道
賤曰陽直揚謂
揚鑄者也請
者若尊賢與
之共化
⑤陳遵嗜酒
賓客每取富
車轉投井出雖
有急終不棄
有司制史奏事

璩白昨者不遺假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夷門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醬家魏公欲是之聞所在乃問步從從此兩人遊甚歡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
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馳御僕宣命周
求陽晝俞於詹何揚情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
善釣魚者
古之善釣魚者
貴人情情有酒者酒其美而粟者其問其狗猛人畏故也
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
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追惟耿
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
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

適遵值其方飲
刺史侯君清醉
時突見遵與
叩頭自當對
尚書有期又會
母適令後閱此
去

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
邑因白不悉璩白
不得志負
與侍郎曹長思書
長思不見史傳按書稱大弟合是璩中表弟也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
詩云其闐闐有女執殳也下章去匪我思存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
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
參於高妙復欲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
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後居願為中郎出禁闥
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
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
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闐闐

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闐闐

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表生時步玉趾樵蘇不覺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落自然之歎豈有恨哉聊與太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本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懣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女寺泥人鶴立於闕里脩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

說苑曰湯之

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

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未也而亦大雨也

禹治水以身禱於陽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 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

昔湯別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前其髮刺其手以爲犧用祈禱上帝此悅雨大至

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躬不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

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

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胃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璩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操

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

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目弋下

淮南子大
乘而感者不
知更見其極
則曉然也猶矣
此亦人之極
有自見也則不
失物之情無以
自見則動而感
壁君離世所
愈變而況
又曰越人學
清人壽幾何且
宦無金張之援
游無子孟之資
而圖富

滴在五步之內
不易其儀時也
緣交而守其
壁猶池之射滿

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嫻稱妙何其樂

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道於涼臺無以過也班

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巍然獨處營宅濱洛因於

鄼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到憚投竿思

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

沈鉤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

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

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

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文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

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成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

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

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山濤為選曹舉康自代康答
書拒絕因自說不甚流俗而

非薄湯武大將
暉聞而惡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

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

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

五臣無故字

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
 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
 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方漫之糴腥故具為足下隨
 其可否吾昔讀書得井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
 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
 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
 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文仲尼兼愛不羞執
 鞭子自當而水雖執鞭之上亦為之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

尚子平有道
 術為縣切曹林
 歸自山橋新
 賣切供食飲
 武安樓亮為
 居與

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
 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
 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
 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
 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
 踈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
 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
 見寬不及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

尚子平有道

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
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
禮法之士所緹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
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
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弊日興雖欲無
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
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
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

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杷搔無已而當裹
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
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
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思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
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
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踴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
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

詩步修言大全卷之十二

◎家語孔子
將行則無善
人曰商也有焉
孔子曰商也為
人也寬然於財
吾聞與人交者
推其長者進
其短者故能及
也

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
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
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
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
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
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
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
劉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
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
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

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
強越人以文冕也越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已嗜臭腐養鴛鴦雖以死鼠也吾頃學
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
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
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
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
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不及成人况復多病
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
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
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

平北書卷之三

列子曰宋國有甲金龜衣濕磨其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隱至絲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賄人莫知之以飲吾君將有賞也其室馬之曰昔人有養灰菽其泉荳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筆之於口慘於腹衆晒之

知吾潦倒龕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下且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稽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石苞字仲容太祖遺孫孫郁入吳都督揚州諸軍

事石苞也今孫楚作書與孫皓至吳不敢為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龕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豈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
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
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絃十萬奔
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轍沙漠南面稱王
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
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
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
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
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
汗無涯假氣遊寬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
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
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
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
劔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
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
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

平北傍州大卷之十一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其起曰善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其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循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與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備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

列子曰楊朱之友曰李赤得病七日大漸謂前氏命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史記曰扁鵲過齊相公客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瘳將深相候曰寡人無疾後卒自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瘳將深相候不

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交豫爭驅介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

應後五百篇
復見而走相疾
使大問其故曰
疾其在骨髓
雖司命無奈何
也後五百相疾
體痛使人登
扁鵲為鵲已避
去相侯遂死

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叔夜書紹家集諱作茂齊備本因之今并改正

呂安

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劉子遠郡在路作書與嵇康紹以其父與安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趙景真考其始未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
嘉道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
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鷄戒且則飄雨
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
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馬白日寢光崎嶇交

錯陵陽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
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
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
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
斯所以休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
以託根投入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
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孽俗固難以取貴
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
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
鞍函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過征太陽

武耀則情劬於夕惕肆日平隰則遠廓而無規極聽脩
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
激情風烈龍睇太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
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
躡太山今東覆平綵九區快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
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
誰能不憤悵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摧秀清流布葉華崖
飛藻雲肆俯據落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
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聞

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
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夫矣穉生永
離隔矣恍恍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
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
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刺
骨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

勢屈乃降剝至是又以衆
降翻故帝使丘遲與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

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繡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豈表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貊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

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浴，內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梁典劉沼字明 伺為秣陵令

劉峻 劉字孝標，初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稱入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然，書不及辨難，而但寓有歎之感，不知何以言答也。

東平思家 在東平無聊人 傳云思家歸國 京師後葬其 冢且松柏覆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繼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法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繫更酬其真。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真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讓責也 太常周之宗伯 也博廣大也 識用廣大謂之

劉歆 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

欽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欽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欽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
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
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
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
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
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
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
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析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
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
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
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
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
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
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武帝時天漢之後孔安國獻
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
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私府伏而未發孝成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人間則
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
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尚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

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郊
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
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慙此
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命
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

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入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

三三君子不取也

檄文

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初隱北山後出為山陰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故德章

代此山移文以絕之

孔稚珪

稚珪字德章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為刺史安成王車騎法曹

①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間於延瀨見人採薪謂之日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三章而去②墨子見練絲而泣曰可以黃可以黑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左縈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恥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離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許苑傳記卷之十一

三六

用楊朱見岐路
而哭之曰可以
南可以北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一作道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
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湘子不能
儻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鬼散志變神動爾乃
肩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紕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堦
鼓拊誦躡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網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曾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晚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重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誦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入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

裝下邑浪拔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
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
截來轅於谷口，杜妾轡於郊端。於是叢條賁膽，豐穎怒
冤。或飛猱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
逋容。

喻巴蜀檄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轉中微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
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
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
巴蜀人以非上之意檄嚴
也喻使皎然知我情也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憤不討之日久矣時使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南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貢職不敢僮怠延頸舉
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
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
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

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
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
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
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
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
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母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之
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
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
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州郡

紹進軍伐許時劉備已奔紹何
得復檄之因發檄假備名誤作

檄陳琳

陳琳

琳避難冀州表本初
使典文章作此檄以

告各路路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
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昔為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曰矢在絃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宥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五臣作相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
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
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
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一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
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
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
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

乞匄構養因賊假位與金犖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
覆重器操贊陶遺醜本無懿德獠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
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
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
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
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
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
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
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

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踣據無所幕府惟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極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列土之民而有太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鎮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謂父族胡族也

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徇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晉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平定縣志卷之十一

三十五

の莊子曰濬
玉謂顏闔曰
不知夫螳螂也
怒其臂以當車
轍不知其不勝
存也螳螂蟲也
前有兩足奉之
如斃斧之形

是以交謀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左詰外姦未及整訓
加緒含容。真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推
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
公孫瓚。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
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
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
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
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
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

戰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
井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
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燬
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
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
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
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
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

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寇弱主。違衆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健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

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漢。陳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處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太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

評苑傳評大全卷之五

三十四

設張以在網自。舉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士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繫越軍。及吳王。渾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互解冰泮。渾之罵言未絕。於口而舟徒之刃。以陷其會。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

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早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鉢嬰鉢。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一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鉢。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進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

言史傳讀大全卷之十一

三十三

言史傳讀大全卷之十一

言文傳言大全卷之十一
梟夷於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
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
連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一方
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
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
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
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
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
超之妻孥校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

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大驚鳥之擊先
高樓驚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剪扞
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
棘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
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
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
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
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

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
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
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
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
張郃高彖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
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
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
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
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

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
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
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
誘其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標
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
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
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興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
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
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備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艾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南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德也鸚鵡之鳥巢於葦苕若折于破愚下之惑也今

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与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禽獸之性也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躡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聞太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其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景元四年今鍾會代蜀會至漢中蜀
大將姜維等守勿閣距會會移檄檄蜀
將鍾會 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
敏慧夙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
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
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
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
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

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
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
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
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
要其故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
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
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
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
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併兵一向而
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

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
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
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
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安鳩毒懷
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比
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同
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
困偏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
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
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
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且
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舊註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
西南夷之不為國用相如業已建之
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以已意難
之以諷天子今玩其文義莫非逢君不知何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攬風

之所被固不拔靡因朝册從駮定智存叩略斯榆舉苞
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者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叩筓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
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已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
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僉陳其
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溯
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
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擲文率俗脩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
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
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澤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也嗚呼思慕

若枯旱之望雨矣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
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誦勳越四面風德一方之
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門沫若徵耨荆
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
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智爽聞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
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
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
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

言文傳言大全卷之十一
鑿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
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
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微
罔靡徙遷延而辭退臣作避

評苑文選傍訓大全卷之十二終

